

不一样的烟火·王尔德小说童话全集

The Portrait of Mr. W. H.

W. H. 先生的画像

王尔德短篇小说全集

奥斯卡·王尔德「英」著

李家真 译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不一样的烟火·王尔德小说童话全集

The Portrait of Mr. W. M.

W. M. 先生的画像

王尔德短篇小说全集

奥斯卡·王尔德〔英〕 著

李家真 译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W.H.先生的画像：王尔德短篇小说全集 / (英) 王尔德 (Wilde, O.) 著；李家真译注.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11

(不一样的烟火·王尔德小说童话全集)

书名原文：The Portrait of Mr. W. H.

ISBN 978-7-5135-6828-9

I. ①W… II. ①王… ②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3782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金辉
执行编辑	贾晓光
封面设计	泽丹
版式设计	李双双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25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5-6828-9
定价	23.00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斌律师

物料号：268280001

不一样的烟火（代译序）

奥斯卡·王尔德于一九〇〇年离开人世，遗体于一九〇九年迁葬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墓碑上刻着这样的铭文：

And alien tears will fill for him	陌生之泪将为他注满
Pity's long-broken urn,	久已破碎的哀悯之瓮，
For his mourners will be outcast men,	因他的吊客皆为逐客，
And outcasts always mourn.	逐客的心底哀痛无穷。

铭文出自王尔德的长诗《雷丁监狱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是原诗第四部分的最后四行。此诗写于王尔德出狱之后，出版于一八九八年，是王尔德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用作他的墓志铭，实可谓恰如其分。多年之中，世界各地的仰慕者纷纷去巴黎朝觐王尔德的墓地，不少人还在他的墓碑上留下了深情的唇印，这样的风雅荣光，绝不逊于歌女们在柳永墓前举行的清明“吊柳会”。如此看来，毕生求美的王尔德，终究得到了美的归宿。

世上的才子佳人，大多像侍妾朝云调侃东坡先生的那样，有着“一肚皮不入时宜”（事见宋人费衎的《梁谿漫志》）。王尔德的大致生平可参见笔者整理的年表，相关的传记和学术论文也可谓汗牛充栋，此处不拟赘述。概言之，王尔德的“不入时宜”，主要在于他的性取向不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职是之故，到了风移俗易的今天，他的

遭遇便显得格外令人同情。然而，作为唯美主义文艺的标志性人物，王尔德以自己的作品乃至生活践行了“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主张，把自己的短暂人生变成了一件真正的艺术品。英年早逝的他，宛如划过夜空的一朵美丽烟花，虽然说瞬间消散，却让人久久怀念。抛开种种世俗功利的考量，这样的人生，不谓之成功也不可。

笔者译的王尔德作品囊括了他毕生创作的所有短篇小说、小说、童话和散文诗。无论是哪种体裁，他的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对于美和艺术的竭力追求，体现着敏于体察并呈现美的玲珑文心。他对自己的文字有着极高的期许，据美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 1918-1987）的权威传记《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987）所载，出版商曾要求《多利安·格雷的画像》达到十万个单词的篇幅，王尔德竟然回电说，“英语中找不出十万个优美词汇”（即便是增补之后，《多利安·格雷的画像》的篇幅仍然不到八万个单词）。正因如此，他的文字精镂细刻、辞采焕然，既可称雕绘满眼，亦不乏清丽隽永。娓娓道来的故事之中，妙语丽句俯拾即是，读之确有“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所载王献之语）之感。如果要吹毛求疵，那便是他的作品偶尔有堆砌典故的弊病。感谢前辈学人的研究和网络时代的便利，笔者得以对字里行间的文典和事典抉微发隐，得以尽量完整地向读者呈现这位唯美作家的典丽文风。

除去典丽精工之外，王尔德的文字还包含着许多独出心裁的思想和妙趣横生的哲理。人们往往把他的一些妙语视为机灵却当不得真的俏皮话（比如《了不起的火箭》当中的“所谓辛勤工作，仅仅是无所事事者的遮羞布而已”），但若是仔细咀嚼，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看似离经叛道乃至自相矛盾的警句蕴含着对于人生的深刻见解。追求超越功利的无用之美，难免与社会和现实的要求发生牴牾，而这种追求本身，似乎也

包含着种种悖论，甚或包含着自我毁灭的倾向。正因如此，王尔德在作品当中透露的一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属于“非主流”的类别（比如《多利安·格雷的画像》当中的“婚姻的唯一魅力就是让双方都不得不去过一种尔虞我诈的生活”）。对于他的奇思妙想，我们不必斥之为妖言妄说，亦不必尊之为金科玉律，不妨把它们视为启迪心灵的思想火花，视为“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借它们的亮光重新审视社会与人生。笔者以为，对于过度功利的当今社会来说，王尔德的唯美文字不光没有过时，更可以提供有补于世道人心的清凉药剂，确实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当然，王尔德地下有知，或许会觉得笔者强作解人，因为他自己说过，“世上并无道德之书，亦无败德之书。所有书籍，但有佳构与劣作之分，如此而已”（《多利安·格雷的画像》序言）。

二〇一一年，管理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机构修整了王尔德的墓地，不光洗去了墓碑上的唇印，还在墓碑周围罩上了玻璃挡板，使得后来的吊客再难献上香吻。此举虽有煞风景之嫌，却也是出于保护文物的善意，因为该机构宣称，“这样的吻足以摧毁作家的墓碑”。墓碑毁于香吻，不知道是否符合王尔德的心意，无论如何，玻璃挡板并不能阻止世间浪漫男女对他的景仰与追慕，不能阻止他们继续为他和他的作品洒下“陌生之泪”，继续为埋骨异乡的他注满“哀悯之瓮”。

李占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时值王尔德一百一十五周年忌辰

目 录

短篇小说

- 3 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
- 43 没有秘密的斯芬克司
- 51 坎特维尔的鬼魂
- 85 模范百万富翁
- 93 W.H.先生的画像

散文诗

- 141 艺术家
 - 142 行善者
 - 144 门徒
 - 145 大师
 - 146 审判之屋
 - 148 传道者
-
- 153 王尔德生平年表



短篇小说



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

——关于责任的研究

1

这是温德米尔夫人¹在复活节前举办的最后一次招待会，本廷克宅邸比平常还要热闹拥挤。六位内阁大臣从下议院议长招待会直接赶来，满身都是勋章和绶带。优雅迷人的各位女士，全都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衣装。画廊的尽头站着卡尔斯鲁厄²的索菲娅公主，长相带有浓郁的鞑靼风情，黑色的眼睛小之又小，佩戴着世间罕有的翡翠首饰。公主扯开嗓门讲着十分糟糕的法语，无论对方说了什么都报以恣肆的笑声。与会人等显然是一盘妙不可言的杂烩：珠光宝气的贵妇和颜悦色地跟狂躁的激进分子谈着天，众人爱戴的牧师与赫赫有名的无神论者联裾比肩，一帮子主教大人追着一位身材臃肿的歌剧女主演从一个房间转到又一个房间，楼梯上还站着几个化装成艺术家的皇家艺术学院院士。有人说，晚餐室一度被天才人物挤了个满满当当。事实上，这是温德米尔夫人办得最风光的晚会之一，连公主殿下都待到了将近十一点半才走。

公主殿下刚刚离去，温德米尔夫人立刻回到画廊里，跟佩斯利公爵夫人聊起天来。画廊里还有一位声名卓著的政治经济学家，正在一本正经地解释音乐的科学道理，听众则是一位表情愤慨的匈牙利艺术大师。

1 这篇小说首次发表于1887年。拥有温德米尔夫人（Lady Windermere）这一头衔的角色还曾在王尔德的其他作品当中出现，如剧作《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 1892）。

2 卡尔斯鲁厄（Carlsruhe）为德国西南部城市。

温德米尔夫人艳色倾城，象牙色的颈项高贵非凡，一双色如“勿忘我”的大眼睛，一头浓密的金色卷发。她的发色宛如成色十足的黄金，足可媲美阳光和珍奇的琥珀，绝不是如今僭用金子高名的那种浅麦桔色。夫人的面庞因之拥有了圣徒的轮廓，同时又颇有几分罪人的魅惑。她是个引人入胜的心理学研究样本，早在涉世之初就发现了一条重要真理，那便是轻率与纯真最为神似。经由一连串不管不顾的出轨行为，其中半数无伤大雅，她赢得了名人享有的全部礼遇。她换过不止一个丈夫，千真万确，《德布雷特》¹把三次婚姻记在了她的名下；不过，鉴于她从来没有换过情人，世人早已不再拿她的绯闻来当谈资。她现年四十，无儿无女，借由超常逾分的享乐激情留住了自己的青春。

突然之间，夫人火急火燎地扫视了一下屋子，用她那口清晰的女低音说道：“我的手相师上哪儿去了呢？”

“你的什么，格拉迪丝？”公爵夫人叫道，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激灵。

“我的手相师，公爵夫人。这阵子啊，缺了他我就没法过。”

“亲爱的格拉迪丝！你老是这么别出心裁。”公爵夫人咕哝了一句。她一边拼命回想，手相师究竟是什么东西，一边暗自期望，这跟手足病医生²不是一流人物。

“他定期来给我看手，一周两次，”温德米尔夫人接着说道，“他对手很感兴趣。”

“天哪！”公爵夫人暗想，“说来说去，这还真是个医手足病的呢。太可怕啦。他可千万得是个外国人啊，那样还不至于太糟糕。”

“我一定得把他介绍给你。”

1 《德布雷特》(Debrett)即《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Debrett's Peerage and Baronetage)，自十八世纪末刊行至今，内容如书名。

2 这里的“手相师”原文不是较为常用的“palmist”，而是“cheiromantist”，字形及发音与“cheiropodist”（手足病医生）相似。

“介绍给我！”公爵夫人大叫一声。“你该不是说，他眼下就在这里吧？”说着她开始环顾四周，寻觅她那把小小的玳瑁扇子，还有那条破烂不堪的蕾丝披肩，为的是做好随时告辞的准备。

“他当然在这里，我办聚会的时候可不会撇下他。他跟我说，我的手充满了灵性，还有啊，要是我的拇指再短哪怕一丁点儿的话，我就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就该当修女去啦。”

“噢，这样啊！”公爵夫人说道，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他是预言运气的，对吧？”

“也预言霉运，”温德米尔夫人答道，“一丁点儿都不落。比方说，他说我下一年会有大灾，海上陆上都躲不过，所以我打算住到气球上去，每天都从吊篮里取晚餐。这兆头要么是写在了我的小指上，要么就写在了我的手掌上，我记不清是哪一个了。”

“要我说，这么做等于挑战天意啊，格拉迪丝。”

“亲爱的公爵夫人，要我说，到眼下为止，天意还是经得起挑战的。照我看，所有人都应该每月看一次手相，这样就可以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干。当然喽，你可能还是会照干不误，话又说回来，事先有个提醒，总是件特别让人高兴的事情。好了，要是没人去把波吉斯先生马上找来的话，我就要自己去啦。”

“我去好了，温德米尔夫人。”一个顾长俊秀的年轻男子应道。他一直站在旁边听她俩聊天，脸上带着兴致盎然的微笑。

“太谢谢啦，亚瑟勋爵，可我担心你不认得他。”

“要是他真像您说的那么神奇的话，温德米尔夫人，我应该不会认错的。告诉我他长什么样，我马上去把他找来。”

“好吧，他看着一点儿也不像手相师。我是说，他的模样不神秘，不高深，也没有什么浪漫色彩。他矮小结实，顶着个滑稽的秃头，戴着一副硕大的金边眼镜，看着像个家庭医生，又像个乡村律师。这么说很不应该，可我也没有办法。这些人就是这么烦人。我那些钢琴师看着都

像诗人，诗人又都跟钢琴师一模一样。我记得啊，上一个社交季¹，我请了个最最可怕的阴谋分子来吃晚饭。这个人炸死过很多人，身上总是穿着铠甲，衬衫袖子里藏着匕首。没承想，他来的时候看着就像个慈祥的老教士，整个晚上都在讲笑话，你们能想象吗？当然喽，当时他表现得非常风趣，如此等等，可我却失望透了。我问他铠甲是怎么回事，他只是哈哈大笑，而且跟我说，在英格兰穿那种玩意儿，实在是太冷啦。噢，波吉斯先生来了！好了，波吉斯先生，我要你给佩斯利公爵夫人看看手相。公爵夫人，你得把手套脱掉。不，不是左手，是另外一只。”

“亲爱的格拉迪丝，我真的觉得这不太好。”公爵夫人一边说，一边勉为其难地脱下了污渍斑斑的小山羊皮手套。

“有趣的事情都不太好，”温德米尔夫人说道，“这世道就是这样。好啦，我得给你们介绍介绍。公爵夫人，这位是波吉斯先生，我心爱的手相师。波吉斯先生，这位是佩斯利公爵夫人，你要是说她的月亮丘²比我大的话，那我就再也不相信你啦。”

“我敢肯定，格拉迪丝，我手上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东西。”公爵夫人一本正经地说道。

“夫人您说得很对，”波吉斯先生一边说，一边瞥了一眼她那只肉乎乎的小手，还有那些又短又粗的手指，“您的月亮丘没有发育。不过，生命线长得非常好。麻烦您弯一下手腕儿，谢谢。手腕跟手掌相接的地方有三条清晰的线条！您将会非常长寿，公爵夫人，日子也过得再开心不过。您的抱负嘛——非常有限，智慧线也不算特别突出，心脏线嘛——”

“好了，看到了什么尽管说，别怕放肆，波吉斯先生。”温德米尔

1 社交季起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伦敦上流社会，是上流人士集中进行社交活动和户外活动的时节。按照《德布雷特英国贵族年鉴》的说法，伦敦的社交季由英国王室在伦敦居留的时间确定，为每年的四月到七月以及十月到圣诞节。

2 月亮丘，指手掌下缘远离拇指的那片区域，按手相术的说法代表感性和直觉。

夫人叫道。

“要是公爵夫人有过放肆的时候的话，”波吉斯先生点头哈腰地说道，“那我可真是再高兴不过啦，可我不得不说，我在公爵夫人手上看到了极其坚贞的爱意，以及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请接着往下说，波吉斯先生。”公爵夫人说道，看起来相当满意。

“节俭是夫人您的一项重要美德。”波吉斯先生接着说道。听了这话，温德米尔夫人爆发出了阵阵笑声。

“节俭是非常好的事情。”公爵夫人如是评论，沾沾自喜，“我嫁给佩斯利的时候，他名下有十一座城堡，能住人的宅子却一幢也没有。”

“现在呢，他有了十二幢宅子，城堡却一座也没有啦。”温德米尔夫人叫道。

“好吧，亲爱的，”公爵夫人说道，“我这个人就喜欢——”

“舒适，”波吉斯先生接口说道，“以及现代社会的种种进步，还要每间卧室里都有热水。夫人您想得没错，文明能带给我们的东西，除了舒适没别的。”

“你把公爵夫人的性格看得准极啦，波吉斯先生，现在再给弗洛拉夫人¹看看吧。”女主人微笑着冲旁边点了点头，一个姑娘便从沙发后面笨手笨脚地走了出来。这姑娘身材高挑，长着一头威士忌色的头发，肩胛骨高高地支棱着。她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长手，手指好像一把把刮刀。

“啊哈，这是只钢琴师的手！我看出来啦，”波吉斯先生说道，“一位出色的钢琴师，不过呢，兴许还不能算是音乐家。非常内敛，非常贤淑，对动物非常有爱心。”

1 这里的“夫人”（Lady）是贵族女性的头衔，与结婚与否无关。

“说对了！”公爵夫人嚷了一声，转头又冲温德米尔夫人说道，“完全对！弗洛拉在麦克罗斯基庄园养了两打牧羊犬，要不是她父亲拦着的话，她还打算把我们在城里的宅子变成动物园哩。”

“是吗，刚刚好，每个星期四的晚上，我都是这么打理我的宅子的。”温德米尔夫人叫道，笑了起来，“只不过我不太喜欢牧羊犬，比较喜欢狮子¹。”

“您就这么一个不是，温德米尔夫人。”波吉斯先生说道，夸张地鞠了个躬。

“女人就得把自个儿的不是变成可爱，要不就只能算是雌性动物。”温德米尔夫人如是回答，“你得多给几个人看看。来吧，托马斯爵士，把你的手给波吉斯先生看看。”一位相貌可亲、身穿白马甲的老年绅士应声走上前来，伸出了一只厚实的手。他的手满是皱纹，无名指特别地长。

“您天性喜欢冒险，此前经历过四次远航，还有一次即将到来。您碰上过三次海难。不对，只有两次，话说回来，您下一次航行没准儿又会碰上。您是位强硬的保守派，十分守时，还喜欢收集稀奇古怪的物品。您十六到十八岁之间生过一场大病，三十岁左右得到了一笔遗产。您非常讨厌猫，还讨厌激进分子。”

“了不起！”托马斯爵士高叫，“你一定得给我妻子看看，真的。”

“应该说是您的第二任妻子，”波吉斯先生平静地说道，并没有放下托马斯爵士的手，“您的第二任妻子。乐意效劳。”可是，面带愁容、长着棕色头发和多情睫毛的马弗尔夫人断然拒绝看相，不肯让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暴露人前。俄罗斯大使科洛夫先生更是连手套都不肯脱，温德米尔夫人怎么劝诱都不起作用。事实上，许多客人都显得心有余

1 这里的“狮子”（lion）是双关语，因为“lion”可以指“狮子”，也可指“社交名流”。

惧，不敢面对这个古怪的矮小男人，不敢面对他一成不变的微笑，他那副金边眼镜，还有他珠子一般的明亮眼睛。接下来，波吉斯先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坦白地告诉可怜的弗莫尔夫人，说她对音乐全无兴趣，倒是对音乐家极度痴迷。到了这个时候，大家便普遍觉得，手相术是一门极其危险的学问，但凡有第三者在场，那就绝对不能提倡。

跟大家不一样，亚瑟·萨维尔勋爵心里充满了无比强烈的好奇，很想让波吉斯先生看看自己的手。之前他一直在兴致盎然地观察波吉斯先生，同时又对弗莫尔夫人的不幸遭遇一无所知。这会儿他觉得有点儿腼腆，不好意思自告奋勇，于是便走到房间对过，凑到了温德米尔夫人身边。他脸上泛起迷人的羞红，开口问了问夫人，波吉斯先生会不会愿意给自己看手相。

“愿意，他当然愿意，”温德米尔夫人说道，“他来这儿就是干这个的。我这些狮子啊，亚瑟勋爵，全都是耍把戏的，我叫他们跳圈儿，他们就得跳。不过我得事先提醒你一句，我会把一切都告诉西比尔的。明天她要来跟我一起吃午饭，聊聊帽子的款式。要是波吉斯先生看出你脾气不好，或者有得痛风病的倾向，或者在贝斯沃特¹养了个老婆，我可是会跟她和盘托出的哦。”

亚瑟勋爵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我不怕，”他答道，“西比尔非常了解我，就跟我了解她一样。”

“噢！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儿担心啦。彼此误解才是婚姻该有的基础啊。不，我这可绝对不是玩世不恭，只不过是久经世故而已，”话又说回来，久经世故跟玩世不恭，基本上是一回事儿。波吉斯先生，亚瑟·萨维尔勋爵非常想看看手相。你可别跟他说，他和全伦敦最漂亮的姑娘订了婚，这件事情，《晨邮报》²一个月以前就登出来啦。”

1 贝斯沃特（Bayswater）是伦敦西部的一片区域，当时不算是上流地方。

2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是1772年创刊的英国报纸，1937年并入《每日电讯报》。

“亲爱的温德米尔夫人，”杰德巴罗侯爵夫人叫道，“还是让波吉斯先生在我这儿多留一会儿吧。他刚刚跟我说，我应该登台表演，我觉得有意思极啦。”

“要是他跟你这么说的话，杰德巴罗夫人，那我一定得把他带走。赶快过来，波吉斯先生，给亚瑟勋爵看看手相。”

“好吧，”杰德巴罗夫人说道，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稍稍地噘了噘嘴，“不让我登台表演的话，总得让我当观众吧。”

“那是当然，我们都可以当观众。”温德米尔夫人说道，“好了，波吉斯先生，一定要给我们说点儿有意思的。亚瑟勋爵可是我特别喜欢的客人呢。”

可是，刚一看到亚瑟勋爵的手，波吉斯先生的脸立刻变得出奇地苍白。他什么也没说，整个人似乎哆嗦了一下，浓密的眉毛也以一种令人着恼的古怪方式抽搐起来。每当他茫然失措的时候，眉毛就会这么抽搐。紧接着，他蜡黄的额头渗出了大颗大颗的汗珠，仿佛是带有毒性的露水，胖乎乎的手指也变得又冷又潮。

亚瑟勋爵留意到了波吉斯先生这些莫名其妙的焦虑表现，平生第一次有了害怕的感觉。他本能地想要从这间屋子里冲出去，但却控制住了自己。不管事情有多么糟糕，知道真相总比身陷这种可怕的悬疑状态要好。

“我等着呢，波吉斯先生。”他说道。

“我们都等着呢。”温德米尔夫人按捺不住自己的急性子，跟着嚷嚷了一句。手相师却还是没有应答。

“依我看，波吉斯先生肯定是发现，亚瑟也有登台表演的兆头。”杰德巴罗夫人说道，“可是，就因为您刚才的斥责，他不敢照实说啦。”

波吉斯先生突然放下亚瑟勋爵的右手，一把抓起勋爵的左手，俯身察看起来。他身子俯得非常低，眼镜的金边几乎碰到了勋爵的手掌。有